

融入在足尖让人“难说再见”

海派芭蕾沉浸于90后音乐厅



我在现场

舞者和观众“零距离”

金色的雕花穹顶下,16根罗马柱环绕的汉白玉旋转楼梯上,身材颀长的芭蕾明星吴虎生在手风琴略带忧伤的音色中缓缓起舞……沉浸版原创芭蕾《难说再见》脱胎于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、国家一级演员吴虎生首次以编导身份创排的同名作品。这部诞生于2017年的作品围绕“成长”主题,在剧本、舞蹈编排上都融入了吴虎生本人对生活的体会与观察,借助原创芭蕾灵活的肢体表现形式与古典音乐的多重律动,在缅怀过往、坦然面对取舍的同时展望未来。

时隔三年,此次的沉浸版仍由吴虎生担纲编导、领衔主演,上芭主要演员戚冰雪、袁岸璞、孟繁宇,以及独舞演员涂瀚彬等新生力量主演,在音乐厅不同场景的变换中接力“登台”,一次突破性的创新尝试,关系着芭蕾表演方式一次因地制宜的重塑,亦与芭蕾训练中秉承的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相通。

这是吴虎生首次将自身融入建筑风格中进行表演。虽然舞蹈引来了连连赞叹,可“挑剔”的他还是觉得不甚满意。一曲舞毕,他第一时间和小伙伴商量细节上的调整。吴虎生直言:“沉浸版表演对芭蕾舞者的要求非常高,这次的五位演员从团里最主力的演员中精挑细选后上阵。观演距离的改变,意味着表演细节的放大,演员的一个情绪,

一个表情,哪怕是一个很细小的嘴角上扬,观众们都可以轻易地观察捕捉,所以说对于舞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”

走下舞台,“沉浸”于空间与人群之中,舞者以最真实的肢体表现,与时空和观者互动。而观众们作为聆听者、参与者,在场景气氛的渲染与切换间,感受舞蹈音乐语言、多媒体艺术与历史空间交织的独特场域,近距离走近舞者、走进原创芭蕾。

探索多元文化交融

历经一年半修缮,90岁的地标建筑上海音乐厅新装“重启”。此次沉浸版原创芭蕾《难说再见》的推出,让音乐厅的北厅、南厅、舞台和走廊等不同空间衍生出更多可能,原创芭蕾、音乐演奏、新媒体艺术交互融合,将音乐厅的建筑之美、和音乐之美、舞蹈之美相融合。在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看来,沉浸版无疑是音乐厅又一次深度拓展表演新空间的尝试,亦是一部为音乐厅注入跨界基因的制作。

据悉,为保护芭蕾演员,依据音乐厅各个空间的尺寸,“艺树计划”特地定制了适合舞者表演的地胶,地胶分为黑、灰等不同的颜色,以适

应新媒体艺术创作。根据原剧舞蹈编排与音乐厅的空间特点,每个表演区域均有音乐家的现场演奏,包括手风琴、古典吉他、大提琴与钢琴。

上芭、音乐厅为了使演奏曲目与舞蹈的表达充分契合,在保留了部分原剧音乐的基础上,新加入了由手风琴演绎的巴赫《F小调羽管键琴协奏曲》以及大提琴演绎的《D大调大提琴无伴奏第六组曲》等,舞者与音乐在光影浮动中对话,使观众们沉浸在“难说再见”的艺术时空中。

据悉,继沉浸版原创芭蕾《难说再见》后,今年“艺树计划”之“芭蕾有你”工作坊即将结业,医护人员、科技工作者、城市规划师、都市白领、学生等各行各业学员即将“成团出道”,作为“彩蛋”环节亮相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的演出舞台。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■ 沉浸式芭蕾《难说再见》在上海音乐厅演出
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

记者手记

要沉浸 先沉着

自《不眠之夜》在申城刮起“沉浸式”旋风后,各个艺术领域都在尝试将作品和环境本身相结合,甚至根据建筑物本身特性“度身定制”。有视觉与艺术结合的沉浸式电影,有融入美食佳肴的沉浸式餐厅,甚至还有每季可以调换主题的“沉浸式图书馆”。

虽说沉浸式舞蹈不算新鲜,但说到芭蕾却又不同。芭蕾对演员要求极高,又对场地有要求,因而“沉浸式”芭蕾会带来一定的风险,对演员是多重考验。

芭蕾是古典艺术,舞台上演出隔着乐池和一台烟雾缭绕,很容易“距离产生美”,但若放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,如旋转楼梯的台阶上,音乐厅的走廊里,或是咖啡区域的小舞台,就拉近了演员和观众的距离,演员除了要保证肢体的优雅,还要进行微表情的管理,甚至还有气息的控制。

此次沉浸版《难说再见》,要在短短半小时内转换5个场景,对演员除了是技术和体力的挑战外,也是一种适应能力的锻炼,能否在不同的场地完成最安全、最优雅的表演?考验的是综合素质。

当然,随着沉浸式艺术的不断涌现,观众也要加强自我修养,在被“代入”的同时也要和表演者保持礼貌距离,不要为争抢最佳视角拥挤或推搡,这既是对演员和作品的保护,也是对每个人获得最佳观赏体验的保障。

朱渊



台前幕后

听说,藏区每一顶帐篷里,都有一部《格萨尔王》的故事,藏族每一位说起格萨尔王故事的人眼中,都闪烁着光芒。昨晚,来自四川省甘孜州的耶吾布美藏戏团,在上剧场演绎了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《赛马称王》。

格萨尔藏戏《赛马称王》来自史诗《格萨尔王传》,讲述了少年觉如成为格萨尔王的故事。这群能歌善舞的演员并非专业出身,台上他们骁勇善战的英雄,台下他们是牧区里策马扬鞭的康巴汉子,是婀娜多姿的藏族姑娘。饰演觉如的演员丹珠加是格萨尔藏戏的传承人,也是一位牧民,他表示,大家来自海拔3800米的安多牧区,平时放牦牛、挖虫草,念经、煨桑、刻玛尼石,每年进入夏季,高原天气转

暖,他们就集中排练、演出藏戏。

2个小时的时间里全版藏语,LED屏里播放的是觉如曾经被放逐前往的黄河川、阿尼玛卿雪山;演员服装由他们自己加工,精美而艳丽,每一件都重达十几斤;赛马称王,最尊贵的是王,最有看头的还要属马。

和京剧等戏曲相似,藏戏里的马鞭用绒线绑成小球替代京剧马鞭里的流苏,五彩缤纷的马鞭,和流光溢彩的戏服相映成趣。众将赛马的片段里,演员们手持马鞭,仿佛骑着真正的马匹,从远处跑来,说唱着再驰向远方。

格萨尔藏戏,是藏戏的一个分支,由今年已经83岁的国家级非遗传承

人塔洛首创。塔洛的儿子桑珠洛吾,是格萨尔藏戏的重要传承人之一,昨晚的《赛马称王》由他担任总导演。耶吾布美藏戏团由桑珠洛吾于2010年创建,那一年,他已经跟随父亲学习藏戏20年了。桑珠从格萨尔王的30位大将中,选择了丹王子的名字“耶吾布美”作为藏戏团的团名——耶吾布美既是格萨尔王手下的少年名将,也是格萨尔王的继承者。

在草原上纵情高歌惯了的丹珠加演毕后一脸兴奋:“能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上海表演,大家又高兴又紧张。希望通过这次的演出,能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播出去。” 本报记者 赵玥



■ 格萨尔藏戏《赛马称王》剧照
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高原之声鲜活在繁华之上

格萨尔藏戏《赛马称王》来沪演出